

<<寻觅中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寻觅中华>>

13位ISBN编号：9787506342551

10位ISBN编号：7506342553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余秋雨

页数：31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寻觅中华>>

前言

一 我的一个学生，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有一天，他从家里的一个旧箱子里翻出来几张老照片。

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人，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服饰打扮在今天看来也显得大胆而前卫。

他连忙拉过父亲询问，父亲说：“这是你的祖母。

” 这让我的学生大吃一惊。

看父亲和母亲，平时是那么谨慎、朴素、节俭，只要走出家门几步就立即融入灰黯的人流中再也无法找到。

居然，他们的前辈是那样一副模样！

我的学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与父亲非常相似。

于是，一场艰难的问答开始了。

凡是父亲最含糊其词的地方，恰恰是我学生最大的兴趣点。

这使我的学生产生一种有关自己生命来历的好奇，不久，他就带着那几张照片来到了老家的小镇。

认识祖母的老人还有一些，奇怪的是，本来以为最知情的老太太们都说不出太多的东西，而那些老大爷却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扑朔迷离地说出一些零碎的细节。

几天下来，我的学生锁定了三位老大爷，重点探问。

结果，他越来越迷惑：自己的祖父有可能在这三人中间，也有可能不是。

他离开小镇时有点慌张，甚至不敢看任何一个路边的老年男人。

他还犹豫，要不要把这几天的经历告诉父亲。

我看着这个学生只说了一句话：“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丽的基因。

” 二 我们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里，甚至已经成了家长，却未必知道这个家的来历。

小家庭这样，大家庭也是这样。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经突然发现了小家庭的来历，然后产生巨大的疑问，进而去探询大家庭的秘密。

那时我二十岁，家庭突然被一场政治灾难席卷，我天天帮父亲抄写他的“坦白材料”。

掌权的极“左”派根据一个人含糊其词的“揭发”，断言我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却又不知道要他“坦白”什么，每天问的问题完全不着边际，因此这个材料永远也写不完。

我在抄写中充分了解了自家的历史，包括各种细节，经常边抄边为长辈们紧张、悲哀、高兴、羞愧。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世间子女是不可能知道长辈那么多事情的。

我怕父亲的回忆不准，又不断地向祖母、母亲、舅舅核实，他们的叙述使相关的资讯又增加了很多倍。

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辛劳、怯懦、善良的佛教徒家庭，从屋檐到墙脚，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可能损及他人的印痕。

这一明白，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不明白。

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遭此祸孽？

原来以为是那几个掌权者居心不良，但他们很快下台了，单位的负责人换了几任，为什么祸孽还在延续？

更奇怪的是，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荒唐的冤案，已经造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无法生存，为什么都不肯稍稍帮助一下？

这种帮助，当时对他们来说毫无风险。

我在冷漠表情的包围中，懂得了鲁迅当年解剖“国民性”的理由。

而且我已经知道，“国民性”也就是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潜意识，是一种深层文化。

我被这种深层文化刺痛了，但是，当时社会上又恰恰是在猛烈批判传统文化。

我又一次陷入了困惑：这是一种劣质文化在批判一种过时的优质文化，还是两者都是劣质文化？

<<寻觅中华>>

不管哪一种答案，都让我非常悲观。

既然中华文化是如此不明不白，那么，做一个中国人也就要一直不明不白下去了。

因此我觉得还是少沾文化的边，一心只想终身从事体力劳动。

我在农场时的劳动劲头，很多老同事直到今天说起来还印象深刻。

三 后来，掌权的极“左”派上层因内讧而受挫，一场由政府中开明派领导人发起的文化抢救行动，把我也抢救了。

我泥迹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复教学、编写教材、编撰词典的繁忙中，并开始知道文化是什么。

再后来，当极“左”派又把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称之为“右倾翻案风”要进行反击的时候，我就潜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开始了对中华经典的系统研读。

由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后来独自去寻觅祖先留在书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访与祖先同龄的老者们的远方故宅，走得很远很远。

终于，我触摸到了中华大家庭的很多秘密。

这当然不能由自己独享，我决定把自己阅读和旅行的感受写成文章，告诉同胞，因为他们都为中华文化承担过悲欢荣辱。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很难，因为世界上华人读者的数量太大、支脉太多。

为此我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癖好，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

我的这个试验，受到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受欢迎的热烈程度让我惊讶，我询问白先勇先生是怎么回事。

他说，你碰到了中华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种文化DNA，融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大家读你的书，也就是读自己。

四 一路上写的书已经不少。

由于读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盗版狂潮。

我的书在国内的盗版本，早已是正版本的十倍以上。

前些年应邀去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馆方非常热情地把他们收藏的我的中文版著作一本本推出来向听众展示。

但是，我与妻子不得不苦笑着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推出来的大多也是盗版本，想必购自中国大陆。其中还有不少，是盗版者为我编的各种“文集”。

因此我觉得不应该再麻烦这些盗版者了，决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

更何况，重访文化遗迹时所产生的新感觉需要补充，很多当时漏编、漏写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已经不满意的文章需要删削。

为此，我花费不少时间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书的合约到期，然后不再续签，让全国各地正版书市场上我的专柜“空架”了很久。

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以前的文章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又增补了不少关及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

这样就构成了一套面貌崭新的“文化苦旅全书”。

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关中国的路程，第二部分有关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有关自己的路程。

眼下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我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

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

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

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我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了我。

书里边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没有在以前出版的书里出现过。

从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

<<寻觅中华>>

内容概要

一路上写的书已经不少。

由于读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盗版狂潮。

作者的书在国内的盗版本，早已是正版本的十倍左右。

前些年应邀去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馆方非常热情地把他们收藏的作者的中文版著作一本本推出来向听众展示。

但是，作者与妻子不得不苦笑着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推出来的大多也是盗版本，想必购自中国大陆。

其中还有不少，是盗版者为作者编的各种“文集”。

因此作者觉得不应该再麻烦这些盗版者了，决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

更何况，重访文化遗迹时所产生的新感觉需要补充，很多当时漏编、漏写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已经不满意的文章需要删削。

为此，作者花费不少时间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书的合约到期，然后不再续签，让全国各地正版书市场上作者的专柜“空架”了很久。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对以前的文章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又增补了不少关及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

这样就构成了一套面貌崭新的“文化苦旅全书”。

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关中国的路程，第二部分有关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有关自己的路程。

眼下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作者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

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的感悟。

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作者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作者。

书里边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没有在以前出版的书里出现过。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中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多次担任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影响巨大。

书籍目录

总序猜测黄帝天灾神话问卜殷墟古道西风黑色的光亮稷下诗人是什么历史的母本丛林边的那一家千古
绝响重山间的田园从何处走向大唐西天梵音长安的闪电唐诗几男子乱麻背后的蕴藏哪里来的陌生人总
是那么郁闷到寒舍坐一会儿

章节摘录

猜测黄帝 一 那天夜里，风雨实在太大了，大到惊心动魄。
是台风吗？
好像时间还早了一点。
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么大的风雨，又是在夜间，心理感觉比什么级别的台风都要恐怖。
我知道这山上没有人住。
白天偶尔有一些山民上来，但说是山民，却都住在山脚下。
因此，在这狂风暴雨的涡旋中，我彻底孤单。
蔓延无际的林木这时候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它们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间所有暴力的体现者和响应者，都在尽着性子奔涌咆哮，翻卷肆虐。
没有灯火的哆嗦，没有野禽的呻吟，没有缓释的迹象，没有黎明的印痕。
一切都没有了，甚至怀疑，朗朗日下的风轻云淡，也许只是一个奢侈的梦影？
这个时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万年前的先民。
他们在草泽荒滩上艰难迈步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风暴雨的深夜。
因为，这是生存的悬崖，也是毁灭的断壁，不能不全神贯注，怵目惊心。
对于平日的寻常气象、山水风景，他们也有可能淡淡地瞭上两眼，却还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顺着这个思路想开去了。
一下子跳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来到了史前。
狂风暴雨删去了历史，让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与人对峙的洪荒时代。
很多画面交叠闪现，我似乎在画面里，又似乎不在。
有几个人有点脸熟，仔细一看又不对…… ————这时，我已经渐渐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听到了鸟声，我知道，风雨已经过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躺在床上盘算着，昨天已经没吃的了，今天必须下山，买一点干粮。
我经过多次试用，选中了山下小店卖的一种“压缩饼干”作为惯常干粮。
这种东西一片片很厚，吃的时候要同时喝很多水，非常耐饥，也非常便宜。
其实这是一种战备物资，贮存时间长了，本应销毁，但这时“文革”尚在进行，民生凋敝，衣食匮乏，也就拿出来供应民间。
民间对这种东西并无好感，因为口味干枯，难于下咽。
然而，这对我这个几天才下一次山的困顿书生而言，却是一种不必烹煮又不馊不烂的果腹之食。
既然不馊不烂，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存着，何苦定期下山一次次购买呢？
只要真正熬过苦日子的朋友就能理解其间的原因。
口袋里极少的一点钱，随时要准备应付生病之类的突发事件，怎么能一下子用完？
因此，小钱多存一天，就多一天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的代价就是饥饿感。
两感抗衡，终于顶不住了，就下山。
每当我又一次出现在小店门前，瘦瘦的年老店主连问也不问就会立即转身去取货。
他对我的表情十分冷淡，似乎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一个逃犯。
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逃避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
但他显然没有举报，按照他的年龄，他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历史问题”。
何况这是蒋介石的家乡，远远近近的亲族关系一排列，很少有哪家与那批已经去了台湾的国民党人员完全无关。
既然每一家都有问题，彼此间的是非口舌、警惕防范，自然也就少一点。
这，大概也是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想方设法让我潜藏到奉化半山的原因之一吧。
我说过，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蒋介石的一个隐秘藏书楼。
原来叫“中正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之后当然废弃了，却没有毁坏，摘下了牌子，关闭了门窗，由一位年迈的老大爷看守着。
老大爷在与我进行过一次有关古籍版本的谈话后，如遇知音，允许我可以任意阅读藏书楼里所有的书

<<寻觅中华>>

。我认真浏览了一遍，已经把阅读重点放在《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和《东方杂志》上。

由于一夜的风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叶断枝。

空气特别清新，山泉格外充沛。

我上山后放好买来的干粮，又提着一个小小的铁皮桶到溪边打了一桶山泉水回来，便静静地坐着，等待老大爷上山，打开藏书楼的大门。

二 后来回忆三十年前这一段潜迹半山的岁月，心里觉得非常奇怪。

我上山，正好蒋介石刚刚在台湾去世；我下山，是因为听到了毛泽东在北京去世的消息。

中国二十世纪两位强硬对手的生命较量终于走到了最后，一个时代即将结束。

而恰恰在这个时刻，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带进了其中一位的家乡藏书楼，长久关闭的老门为我悄然打开，里边是一屋子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

平心而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毛泽东比蒋介石熟悉得多。

在报纸上看到照片，他接见外宾的书房里堆满了中国古籍，而且似乎只是中国古籍。

他已经感受到生命终点的临近，正急忙从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中选取两家，一褒一贬，作为精神文化遗嘱。

他的褒贬，我不同意，但是作为一个看上去什么也不在乎的现代革命者，到最后还那么在乎两千多年前的精神价值系统，却让我吃惊。

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简单，他只把儒家传统当作需要守护的文化，又特别钦慕王阳明。

看管藏书楼的老大爷告诉我，蒋介石曾嘱咐他的儿子蒋经国要经常到这里来读书。

蒋经国忙，匆匆来过两次，没时间钻研。

军事政治的恩怨是非姑且不予评说，但世界上确实找不到另外一个民族，一代代统治者都那么在乎历史渊源，那么在乎血缘根脉，那么在乎华夏文明。

与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国总是互相远征、互毁文明的情形不同，历代中国人内战再激烈，也只是为了争夺对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权，因此无论胜败都不会自毁文明。

即便是周边地区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迟早会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

这么一想，我潜迹半山的生活立即变得纯净。

当时山下的形势还十分险恶，我全家的灾难仍然没有解除。

但我的心态变了，好像层层叠叠的山坡山树山岚一齐拽着我蹬开了山下的浑浊喧嚣，使我飘然升腾。

一些看似空泛不实的大课题浮现在眼前，而且越来越让我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

例如：什么是华夏文明？

什么是炎黄子孙？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但奇怪的是，在此后的五千年间，这些问题仍然被一代代地反复提出，而且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一切军事政治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

只不过军事政治行动总是极其繁忙又惊心动魄，构成了一个很难离得开的过程。

很多人在过程中迷失了，直到最后仍拔身不出，还深深地拖累了大地。

只留下一些依稀的人文余痕，却也早已支离破碎。

你看眼前，一个老军人的遗产居然是一屋古籍，他的对手也是同样。

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时刻让我强烈感受了，我只有震惊没有感叹，胸中却纤尘全无，火气顿消。

因此，面对这些诸如“华夏文明”、“炎黄子孙”这样的大课题，也只剩下了学术理性，而不再羸杂世俗激情。

我当时想，什么时候世道靖和，我会下山，去瞻仰一些历史遗址。

因为正是那些地方，决定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

此刻在山上，只能边读古籍边遥想，让心灵开始跌跌绊绊地旅行。

有时也会分神，例如下山时看到街边阅报栏上张贴的报纸，发现山下的“文革”好像又掀起了什么运动高潮，又印出了蛮横的标语口号和批判文章。

我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想念还在被关押的父亲和已经含冤而死的叔叔。

<<寻觅中华>>

回到山上后好几天，仍然回不过神来。

这时就会有一场狂风暴雨在夜间袭来，把这一切狠狠地洗刷一遍，让我再回到古代。

我在早晨会轻轻地自语：黄帝，对，还是从五千年的黄帝开始，哪怕是猜测。

三 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

其实，很早就有人在猜测了。

从藏书楼书架上取下写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可见早在《淮南子》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好像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那些事重要起来。

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

结果，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

大家先是为了需要而猜测，很快把猜测当作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作了史实，越积越多。

其中很多内容，听起来奇奇怪怪、荒诞不经，因此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 这种情形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容易体会。

看看身边，越是模糊的事情总是“故事”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总是“细节”越全，越是虚假的事情总是“证据”越硬，情形可能有点类似。

司马迁根据自己的鉴别标准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筛选，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守。

但是，他的《史记》还是从黄帝开始的。

他确认，不管怎么说，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这事过了整整两千年之后，被怀疑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近代历史学家，根据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中彻底解脱出来。

他们把可信的历史上限，划到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的，甚至断言司马迁也参加了伪造。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东周以上无史”。

按照这种主张，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公元前九世纪，离现在不到三千年。

而黄帝的时代，虽然还无法作准确的年代推定，但估摸着也总有四五千年了吧。

这一来，中国的历史被这股疑古思潮缩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体现了近代科学思维，显然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

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国民间历来喜欢把故事当作历史的浅薄顽癖。

但是，这毕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初级形态，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无法处置那些属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类学课题，无法解读神话传说中所沉淀的群体密码，无法阐释混沌时代所蕴藏的神秘真实。

这个问题，我在以后还会专门说一说。

其实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已经开始证明，很多远古传说极有可能掩埋着让人们大吃一惊的史实。

例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从一八七一年开始对于特洛伊遗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对于迈锡尼遗址的挖掘，以及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rthur Evans）一九一一年对于米诺索斯王宫遗址的挖掘，都证明了荷马史诗和其他远古传说并非虚构。

就在伊文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发掘米诺索斯王宫的同时，中国发现了甲骨文，有力地证明商代存在的真实性。

那就把疑古的学者们所定的中国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纪，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

有些疑古学者步步为营，说“那么，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前是伪造的”。

其实，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还可以从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书楼的古代典籍和现代书刊被我反复地翻来翻去，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产生的更早一点时间，学术文化界还出现过“华夏文明外来说”。

先是一些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人类文明渊源的强烈好奇，依据某些相似的细节，大胆地拉线搭桥，判断华夏文明来自于埃及、印度、土耳其、东南亚、巴比伦。

<<寻觅中华>>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巴比伦，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确实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

很多古代文明都从那里找到了渊源，有的学者已经断言那是“人类文明唯一的起点”。

那么，华夏文明为什么不是呢？

连中国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也被这种思潮裹卷，而且又从中国古籍中提供一些“证据”。

例如蒋观云、刘师培、黄节、丁谦等等都是。

当时的一份《国粹学报》，就发表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

让我惊讶的是，大学问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种姓篇》中赞成了外来说。

设想都非常开放，理由都有点勉强，往往是从一些古代中外名词在读音上的某些相近，来作出大胆的推断。

例如章太炎认为中国的“葛天”，很可能是“加尔特亚”的转音；黄节认为中国的“盘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转音；刘师培认为中国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转音。

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比较过分的是丁谦，他断言华夏文明早期创造的一切，巴比伦文明都已经有了，包括天文、历法、数学、井田制、服饰、器用都来自那里。

连文字也是，因为据说八卦图像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有点相似。

有的学者甚至凭着想象把巴比伦文明传人华夏大地的路线图都画出来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间还发生争论，就像两个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的人用梦话争吵了起来。

例如丁谦认为，把巴比伦文明传人中国的带头人是盘古，而章鸿钊则认为是黄帝。

理由之一是，庄子说过黄帝登昆仑之上，而昆仑山正好是巴比伦文明传人中国的必经中介。

不应该责怪这些学者“数典忘祖”。

他们突然受到世界宏观思维的激励，试图突破千年传统观念探索华夏文明的异域源头，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华夏文明的热爱。

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杰出的爱国人士。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论述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严重缺乏实证材料，却又好作断语。

即便有一点“实证”，也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跳跃式比照，颇多牵强附会。

若要排除这种牵强附会，必须有一种“证伪”机制，即按照几个基本程序证明伪之为伪，然后方知真之为真。

这些断言华夏文明来自巴比伦的学者，在自己的思维中从来就缺少这种逆向的证伪习惯，因此听到风就是雨了，而且是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不断地证明着这片土地上文明发生的独立根脉。

我还朦胧记得，好像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吧，发表文章阐述远古大洪水所沉积的黄土与大量旧石器时代文物的关系，证明黄河流域也有过旧石器时代，与西方的旧石器时代平行共存。

他的文章我也是在乐山藏书楼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标题，现在记不起来了。

有了疑古、外来这两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们就可以重新检视史料记载，对黄帝时代作出比较平稳的猜测了。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余秋雨“文化散文” 升级上市 郑媛 北京青年报 著名学者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全书》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升级版”。

自此，余秋雨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之前所有的版本不再印行。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共分六册，其中两册是有关中国的，两册是有关世界的，两册是有关自己的。

余秋雨的散文著作长期位于全球华文排行榜前列，同时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的读者广泛接受，此次的《文化苦旅全书》经过他的大幅度修改，几十篇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

首批推出的是有关中国的两本——《寻觅中华》、《摩挲大地》。

编辑推荐

余秋雨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共分六册。

首批推出有关中国的两本《文化苦旅全书：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

《文化苦旅全书：寻觅中华》一书，系统的表述了余秋雨先生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

除了一篇文章之外，其他所有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

全书230千字。

从此，余秋雨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之前的所有的版本不再印刷，以误读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